

# 江花

B3 周刊

## 槐荫,我生命的家园

文/图 徐润福

槐荫,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听起来自然、恬静,就像秀美的村姑那样惹人喜欢。

我喜欢槐荫,因为她的名字,因为她那流传至今的美丽传说,最重要的,她是我的故乡。

### 村前的山冈

槐荫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村前村后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冈。说是山冈,其实是高坡地,没有郁郁葱葱的山林。山冈很长,从村东头一只延续到村西头。每隔一段,村里人就给起一个名儿,很俗,也很有趣。

我喜欢村前的山冈。还记得,我和小伙伴在“大麦家山”摘香瓜、掰玉米,在“万字里”钓鱼、采藕,在“十家馒头”放牛、捡地皮菜,在“多山”扒花生、烤山芋,在“牛山”追野鸡、挖野兔,在“老山洼子”偷茭白、钓龙虾……往事历历在目,只恨时光不再倒流。

村前的山冈就像我的乳娘,默默地奉献自己全部的乳汁,养育着一辈辈朴实的庄稼人。我感谢山冈,感谢像山冈一样的父母和乡亲。他们像山冈一样挺拔和坚强,像河水那样朴实与温柔。他们赋予我淳朴、沉稳、坚韧、踏实的秉性,使我从小就拥有感恩的情怀。

村前的山冈见证了我的成长。打从记事起,我就成为父母的帮手,每天放学后割猪草、抬水、背柴……凡是力所能及的农活都干。假日里,为了挣工分,小小年纪的我和小伙伴们去生产队做工,拾麦穗、锄草、积肥、推田、挑塘泥……虽然每天只得八分工,我们依旧非常开心。农家的孩子自小就勤快,懂得珍惜。如今的我仍然以劳动为荣,这得益于孩提时养成的习惯。

### 欢乐的望家桥

槐荫的桥并不少见,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望家桥。

因为离村不远,站在桥头就能看见自家的房子,因此村里人叫它“望家桥”。它是一座在乡村常见的石拱桥,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听母亲亲说,建桥的石料都是我的父辈从村西的塔山推来的。虽说桥面不宽,可是桥身结实、牢固,上世纪末的那场特大洪水也没能把它冲垮。

望家桥是最亲切的,带给我童年许多欢乐。那时,我常常和小伙伴在望家桥上玩耍、嬉闹,有时做游戏,有时爬到桥身伸出的石板上,有时坐在桥栏上钓鱼……夏天,是望家桥最开心的时节,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到望家桥河里游泳,钻桥洞、赛游程、玩泥船,甚至赤裸着身子爬上桥栏练跳水……有一次,我一个猛子扎下去,使劲钻到河底,竟抓到一把河泥。我浮出水面,还高高举起河泥,得意地向同伴炫耀呢!

望家桥人气很旺,夏季尤为热闹。那时,生产队上早工,乡亲们天蒙蒙亮就出工了,早饭得让家里人送到田头吃。到了吃早饭时,望家桥成了特殊的“大餐厅”,桥头、桥沿、栏板上全坐了人。大家边吃边说着新鲜事,有好吃的还邀请大家分享,似乎忘却了劳动的疲倦。

送饭的孩子在望家桥上玩耍,一边拍手,一边朗诵不知谁编的儿歌:

望家桥,望家桥,  
站在桥上河边瞧,  
黄菜花,绿麦苗,  
满目春景艳阳照。

### 馨香的槐花

槐荫,是名副其实的槐树的天堂。

每年四月,村前屋后的槐树不约而同地绽放了。远远望去,白灿灿的槐花如同天空飘来的云朵,又似挂了满枝满树的雪花。走到近前,就会发现那些槐花有的一条一条地挂满枝头,像维吾尔族姑娘披散在肩上的小辫儿;有的一簇一簇地抱在一起,像玉雕的圆球。摘下一串,只见槐花白中泛绿,绿中透黄,温馨的色彩给人祥和的感觉。

槐花的美丽使人称赞,槐花的香气令人陶醉。嗡嗡嗡,嗅觉灵敏的蜜蜂飞来了,采走了香喷喷的粉,酿出了甜丝丝的蜜。煦风吹来,成串的槐花迎风招展,含蓄地吐出淡淡的香气。美美地吸上一口,感觉甜滋滋、凉津津的,分外惬意。成群的麻雀躲在槐花丛中叽叽喳喳地叫,好像在歌唱:“四月来,槐花开,白白的花儿成串儿。成串的槐花分外香,引来蜜蜂把花采……”

槐花开放的时节,是孩子们开心的日子。男孩玩累了,随手摘几串槐花放进嘴里咀嚼,似乎是解渴或者品味;女孩喜欢打扮,要么把槐花缠绕在小辫子上,要么把槐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成为人见人爱的槐花姑娘。

有一次,比我小一岁的兰兰要摘槐花,我自告奋勇地爬上槐树,摘了好多槐花给她。兰兰开心地笑了,粉红的脸蛋比槐花还漂亮。可是,我不留神让槐树刺儿戳破了手指。兰兰看见了,掏出小手帕为我止血,我害羞地拒绝了。小伙伴们看见我俩如此互助,就要兰兰做我的新娘……

故乡的槐香,涌动着童年的花雨,沾湿了我的心头,成为槐乡孩子永恒的记忆。



文/王川

### 雅小雅

“雅”是镇江方言中用来形容一个人享受的程度,如同快活之意:“你今天小雅呢?”“这块雅得很!”雅似乎也分大小,大大的享受舒服叫“大雅”,小小的享受舒服叫“小雅”,“小雅”的使用频率偏多,一般用于一个人的享受,大雅似不常用。

### 雅密兮

“雅密兮”是镇江方言中形容“悄悄”的代词,是一种私密的程度:“这个话我只能告诉你,雅密兮地啊!”

### 倚风作斜

“倚风作斜”在镇江方言中是用来形容一个人会借着某种机会来发疯、发飙,做出一些出格过激的行为来,这些行为和以往正常时的不一样,所以称为“斜”。其实这个词应该是“倚风作邪”,它来源于古时的巫术。旧时有术士作法,传说会呼风唤雨,吞刀吐火,仗剑祛魔,他们也会宣称有天师附体,做出些偏激的動作来,以后这个词被移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 酿住了

“酿”这个字的本意是使物体发酵,制出酒、醋和酱等物来。在镇江的方言中,吃多了肥腻食物,也会说:“被肥肉酿住了!”“这块肥肉太酿人!”这与原来“酿造”的字义似乎并不契合。但“酿”一字还有“逐渐形成”或者“逐渐变大”的意义,如“酝酿”、“酿成大祸”之类,因此也可移来形容吃了肥肉后的胃中肥腻堵塞,难以消化的感觉。



## 凯风吹来真性情

今年的《江花周刊》的改版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特别是第三版的“凯风吹”专栏,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期待,每每阅读文章,都能触及灵魂、产生共鸣。

作者用独特的眼光、身边的故事,给我们揭示着生活的哲理,不仅娱人娱己,更是凸显真性情。

一见“新意”,无论是题材、观点还是文风都似一股新风扑面而来,《伴侣》中,原以为是爱情,读来却知是疾病,细细品味境界确实不一般。

二见“身边”,生活化的写作,写的是“身边人”,说的是“身边事”,绘的是“身边景”、道的是“身边理”,让人倍感亲切,好似置身其中。

三见“乐趣”,阿康与丽丽的对话,也是我们的白日梦,开怀中,却让我们充满了更多的遐想与期待。

四见“智慧”,《一树繁花》、《会记事的葫芦》不仅使我们增长了知识,更让我们理解了生活。

五见“真情”,文字中蕴涵着作者的人生经历,透露着作者的思想高度,玩笑中不乏严肃、犀利中不乏宽容,俨然一位“真汉子”。(读者 郭皓)

## 难以忘怀的记忆

文/康新民

贾芝是新中国民间文艺的开拓者、奠基人。我与他初识于上个世纪的1982年,中国民协召开的全国培训民间文学骨干座谈会。

那时我担任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十年文革”摧残,民间文艺事业百废待兴,如何重组民间文艺队伍,培养民间文艺骨干便成了重要课题。我汇报了我省及镇江以各种采风活动培养民间文艺骨干的情况。发言得到贾芝主席的肯定,他详细询问了我们具体的做法和效果。他在会议小结中对来自基层的经验十分重视,他写道:“例如镇江强调民间文学工作者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要有献身事业的忘我精神;不争名利,争对民间文学多作贡献;提倡文人相亲,反对文人相轻;号召做老实人,尊重人民创作,不掺假。因此他们人员虽少工作却生气勃勃……”贾老的肯定和鼓励,对我市民间文艺骨干的培养工作有巨大推动。镇江民间文学工作、对民间文艺资料的保护、保存和开发利用工作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和全国前列。

从1992年春天起,担任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首席顾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贾芝多次来镇江考察,短短四年之中,他三次视察“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即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对镇江民间文艺工作情有独钟,倍加关注。

贾老在许多文章中不止一次地介绍镇江民间文艺工作,他在参加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时提交的论文中提到:“江苏镇江记录了金山有关《白蛇传》的新资料……”同年,“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以我市场中民间舞蹈《狮舞龙飞》组团,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艺术节,获得金奖。作为组委会的顾问,贾老撰文评介道:“江苏镇江的《狮舞龙飞》,精巧活泼、惟妙惟肖,则有江南水乡的清新和秀丽……”

在一次各省民间文艺家座谈会上,我汇报了“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在贾老关心下已正式建制,成为独立全民事业法人单位,贾老很高兴。当贾老第三次来镇江视察时,我们组织丹徒南乡田歌进行了表演,他希望将这项活动做成碟片,带到北京扩大宣传。回京以后,贾老寄来了60万字的文集专著《播谷集》。贾

老在延安时曾被著名诗人艾青称为“布谷鸟诗人”。他这是希望我们要像一只布谷鸟,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开拓、播种、耕耘。真是用心良苦。

1999年我准备编本个人专集《大地的吻》,写信给贾老想请他写序言,不知他能否答应,毕竟是近九十岁的老人了。不想贾老一口允诺,很快便寄来序言。他谦虚地写道:“兹寄上我为您写的序言的初稿,请先看看有何不妥之处,我再修改定稿,我也请其他同志看看。似乎繁琐些,更主要的是:提到的是否都对?有何与实际不符之处?我虽看了你的一些篇章,但我记忆差,更未必都看得清楚。不对之处即请改正或说明……”从来信中可以见到贾老对做学问的认真程度,真是一字不苟,以身示范。兔年正月初三,贾老又给我写信“来信及复印的序文已收到。建馆时间,应是十年,您改得对。此外,末页,也即末段,词句上我又略作修饰,现将末页复印寄上。这样一删改,文字更通顺、易读一些。”这就是当代成就卓著的民间文艺学大家贾芝先生对一个来自基层普通民间文学工作者最大的呵护。

编辑 何青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陈澍